

晋南地区东周时期铜器墓葬研究

张亮 滕铭予

关键词：晋南地区 铜器墓 东周 社会阶层

KEYWORDS: Southern Shanxi Area Tombs Yielding Bronzes Eastern Zhou Period Social Classes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periodic changes of the assemblages and types of the grave goods, this paper divided the Eastern Zhou tombs yielding bronzes in southern Shanxi into four phases, and then made standardized processing to the data of the variants such as the sizes, layers of coffins, quantities of bronze vessels, chariot and horse fittings, bronze weapons and tools and potteries of these tombs; by observing the differences of these data among the tombs of the high, medium and low classes in the same phase and the differences of that of the tombs of the same class in different phases, this paper revealed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tombs yielding bronzes in the cultural features and social structures in southern Shanxi during the Eastern Zhou Period, and suggested that the political factors were the main cause for the tomb occupants to be in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本文研究的晋南地区主要指今山西省的运城、临汾两个地区，东周时期分布在该地区的文化主要是晋文化及三家分晋以后的魏文化。另外，河南省的三门峡地区在地理位置上与晋南地区相邻，春秋早期分布在这里的为虢国文化，公元前655年虢国被晋国所灭，此地属晋，三家分晋后与晋南地区同属魏地。考虑到该地区在地理位置上紧邻晋南，可视为晋南地区的南部延伸，而东周时期、尤其是春秋中期以后文化属性亦与晋南地区相同，因此本文将将其并入晋南地区一并讨论。这一地区在战国中期魏国国都东迁之前，一直都是春秋时期晋国及战国早期魏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在晋南地区发现东周时期随葬有青铜礼器的墓葬，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晋（魏）文化中处于社会高等级阶层的人群在东周时期的发展变化，因此本文将晋

南地区随葬青铜礼器的墓葬为研究对象，对铜器墓葬在东周时期不同阶段的发展变化及其所反映的社会阶层的变迁等问题进行探讨。

目前在运城、临汾和三门峡地区已发表的铜器墓葬共150座，主要见于侯马上马墓地^[1]、侯马牛村古城南墓地^[2]、侯马下平望墓地^[3]、曲沃北赵晋侯墓地^[4]、临猗程村墓地^[5]、闻喜上郭村墓地^[6]、闻喜邱家庄墓地^[7]、万荣庙前村墓地^[8]、运城南相墓地^[9]、芮城坛道村墓地^[10]、新绛柳泉墓地^[11]、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12]、陕县后川墓地^[13]、三门峡盆景园8号墓^[14]、三门峡西苑小区战国墓葬^[15]等。

早在1992年高崇文先生便撰文对晋南地区铜器墓葬的分期及年代问题进行探讨，其在对25座墓葬所出青铜礼器进行类型学排比

作者：张亮，太原市，030006，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滕铭予，长春市，130012，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的基础上,将晋南地区的铜器墓分为六期,分别为春秋早期、春秋中期、春秋晚期、战国早期、战国早期晚段到战国中期和战国晚期^[16]。自1992年至今,晋南地区铜器墓又有许多新的发现,近年朱凤瀚先生对包括晋南地区在内的东周时期铜器墓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期研究^[17],本文即采用该书的研究结果,将晋南地区东周时期铜器墓划分为1期①段、1期②段、2期①段、2期②段、2期③段、3期、4期、5期①段、5期②段共九段,其大致对应的年代分别为春秋早期偏早、春秋早期偏晚至春秋中期初、春秋中期偏早、春秋中期偏晚至春秋晚期初、春秋晚期偏早、春秋晚期中叶至春秋晚期末、战国早期、战国中期、战国晚期。另笔者曾作《中原地区东周铜器墓分类新论》一文,以随葬鼎的种类及组合作为主要标准,并综合考虑墓葬各项因素,将中原地区东周时期的铜器墓分为甲、乙、丙三类^[18],本文亦延续此文的分类,即晋南地区铜器墓葬可分为甲、乙、丙三类,分别代表了铜器墓葬的高、中、低三个等级。

本文将在上述对晋南地区东周时期铜器墓分期、分类的基础上,讨论不同类别铜器墓在不同时期的特点、文化构成、墓葬等级的级差,以及由此反映出的社会阶层的变动与发展等问题。

二

根据墓葬中随葬器物的组合及器物形制等方面所呈现出的阶段性变化,可将晋南地区铜器墓自春秋早期到战国晚期的九段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包含1期①段、1期②段,大体相当于春秋初年至春秋中期初。这一阶段的铜器墓葬可分为两组,一组为运城和临汾地区的晋国墓葬,一组为三门峡地区的虢国墓葬。墓葬的基本信息详见附表一和附表二。

晋国铜器墓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其

中既有口底相当者,也有口大底小及口小底大者。头向为北向或东北向。葬式均为仰身直肢葬。甲类墓葬1座,为北赵晋侯M93,随葬的青铜器分为礼器和明器两组,各自均包括煮肉、盛食、酒器、水器的组合,明器中还有爵、觶、尊、卣、方彝等仿自商末西周时期的酒器。有乐器,无陶器。乙类墓葬1座,为北赵晋侯M102,随葬的青铜器组合也分为礼器和明器两组,器类基本同甲类墓,无乐器,有陶鬲1件。丙类墓葬13座,青铜器组合多为鼎、盘、匜,或仅有鼎,大部分墓葬共出有1件陶鬲。

虢国铜器墓葬的形制、方向及葬式基本同晋国,但出现了少量墓向朝南和葬式为屈肢葬的墓葬。甲类墓葬4座,青铜器多分为礼器和明器两组。礼器除有晋国甲类墓中所见器类外,还常见有鬲、铺、小罐,明器的器类基本同晋墓。此类墓葬多随葬有乐器,均无陶器。乙类墓葬8座,青铜器多为实用礼器,个别墓葬中亦有明器。礼器组合基本同甲类墓,数量和类别有所减少。无乐器,仅上村岭M2006一座墓葬随葬有陶器。丙类墓葬27座,多数墓葬仅有1件或2件铜鼎,部分墓葬另配有盘、匜。无乐器,多数墓葬随葬有陶器,主要有鬲、盆、豆、罐、壶。

两组墓葬所出青铜器种类差别不大,器物形制及纹饰都具有较多的相似性。铜鼎多为立耳或附耳盆形鼎,蹄形足;铜簋多鼓腹有盖,双兽首半环耳,耳下或带小珥,圈足下多接三小足;铜盘为附耳圈足,圈足下或接三小足;铜匜多为长流,深腹,四蹄足,螭作龙形;流行椭圆形扁腹铜盃等。均流行瓦纹、重环纹、窃曲纹、鳞纹、波曲纹等纹饰。上述特点显然是直接承自西周晚期的周文化。两组墓葬中的甲、乙两类铜器墓中多随葬有成组青铜明器,其中的酒器多仿自商末西周时期的同类器物。另外,闻喜上郭村75M1有腰坑,腰坑内殉狗,上村岭M1819、M1820也有殉狗的现象。腰坑和殉狗本为商

人葬俗，武王克商后，在西周文化的分布范围、包括丰镐地区在内的西周墓葬中，因受到商文化影响，也较多地出现了这一现象，甚至到西周晚期还有部分墓葬挖有腰坑和殉狗^[19]。所以在此出现的腰坑和殉狗也可视为西周文化因素。综上所述，晋南地区第一阶段随葬有青铜礼器的墓葬，无论是晋国墓葬还是虢国墓葬，其主体特征都承自西周文化，同时也出现一些如随葬明器化青铜酒器的新特点。

两组墓葬除了同时受到西周文化影响而表现出较多的共性外，也各有一些自身特征。虢国墓葬中常见有铜小罐，形制特殊，基本不见于其他地区。而晋国墓葬中除立耳、附耳蹄足鼎外，还流行带流铜鼎。此外在闻喜上郭村74M49出土有1件方鼎，以四个小人的形象作为四个鼎足，这也不见于虢国墓葬。而类似的以四个小人形象为足的做法见于西周晚期北赵晋侯M63出土的四足小方盒、四足方座筒形器^[20]，应是晋南地区固有的特征。

第二阶段包含2期①段、2期②段、2期③段，大体相当于春秋中期偏早至春秋晚期偏早。这一阶段发现的铜器墓葬集中在晋南地区，三门峡地区仅有陕县后川M2056、M2061两墓，均属于晋国墓葬（附表三）。

本阶段共发现未被盗的铜器墓葬37座，除2座乙类墓外，余均为丙类墓。墓葬形制、方向、葬式与第一阶段晋国墓葬相同，随葬器物的组合、形制则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首先，在器物组合上，乙类墓仍随葬包括煮肉、盛食、酒器、水器在内的一套组合，其中第一阶段出现的铜舟至本阶段开始流行，新出现的盛食器铜敦则代替了第一阶段流行的铜簋，不见第一阶段甲、乙类墓葬中多见的明器化青铜礼器；出现第一阶段仅在甲类墓中使用的乐器，随葬的陶器多为鬲或壶。丙类墓随葬的铜器组合多为鼎、敦或

鼎、敦、舟、盘、匜。绝大部分墓葬共出有陶器，数量多在1~3件，除了上一阶段流行的陶鬲外，另有罐、壶、三足钵、盖豆等。

其次，在器物的形制及纹饰上，2期①段的鼎、盘、匜等器物仍为此前常见的形制，纹饰亦为以往流行的重环纹、窃曲纹等，但开始出现蟠螭纹、三角涡纹等。2期②段开始，铜器的形制及纹饰发生了较大变化，开始流行附耳带盖铜鼎，立耳或附耳无盖铜鼎仅见于乙类墓葬中，且均与附耳带盖铜鼎相配。铜盘由原来的圈足或圈足下接三小足变为盘底直接为三蹄足的形制。铜匜新出现了封口流，流上多饰兽面或伸出双角。纹饰上则开始盛行蟠螭纹、蟠虬纹。

此时墓葬中开始出现了较多外来文化因素。上马墓地61M13、M1010、M2008及运城南相M1等墓葬中出有铜（陶）钺或管釜斧，这两类器物都是商周时期广泛分布于欧亚草原的北方系青铜器的代表器物^[21]，在中国境内的北方地区也有较多的发现^[22]。笔者曾对包含晋南地区在内的三晋地区北方文化因素做了系统研究，认为三晋地区出土的铜（陶）钺已明显明器化、礼器化，管釜斧也已经礼仪化，表明了三晋文化中较高层次人群在接受北方文化因素的同时，摒弃了其原本作为炊器和实战兵器的实用功能，而将其纳入自己原本已有的礼制系统^[23]。此外，在上马墓地M2148和运城南相M1各出有1件铜戈，在其内部的长方形穿孔后侧，另有一圆形穿孔，前者在内部边缘还有阴线刻划的勾边装饰，这种形制的铜戈主要流行于楚文化区^[24]。上马墓地M1026出土的铜盘附有四个环耳套环，扁兽首形环足，与同时期三晋地区流行的双附耳、三蹄足的铜盘截然不同。这种环耳套环、扁兽首形环足的铜盘常见于楚文化墓葬中，是楚文化铜盘的典型特征，尤其是环耳套环的做法一直延续至战国中晚期^[25]。晋南地区所见的楚文化因素器物与楚文化区所出者基本相同，应该属于直接的文

化交流。

总体上看,本阶段摒弃了西周中期以来鼎与簋相配使用的规制,铜礼器的组合及形制也发生显著变化,表现出逐渐摆脱西周文化束缚的特点。同时这一阶段也出现了较多的北方文化和楚文化因素,说明该地区与北方地区和楚文化区有较广泛的交流互动。

第三阶段包含3期和4期,大致相当于春秋晚期中叶至战国早期。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灭知氏,三分晋地,魏国定都安邑(今山西夏县境内),晋南地区和三门峡地区成为魏国的统治范围。由于韩、赵、魏均出自晋国,考古学文化并未因为政治实体的更替而发生质的变化,故该阶段发现的铜器墓葬仍属于广义的晋文化系统。

本阶段发现未被盗的铜器墓葬38座(附表四),墓葬形制绝大部分与此前相同,出现了少量平面形状不规则的土坑竖穴墓及洞室墓。墓向大部分为北向,部分为东向,还有南向、西向的墓葬。葬式绝大部分仍为仰身直肢葬,出现了仰身屈肢葬及侧身微屈肢葬。

甲类墓仅陕县后川M2040一座,随葬三套列鼎,分别为附耳蹄足盖鼎5件、鬲形鼎7件、无盖鼎5件,另有鬲、壶、豆、甗、舟、敦、盘、匱、鉴等,共出铜容器60件。有乐器,无陶器。乙类墓4座,铜器的基本组合与后川M2040相近,均有乐器和日用陶器,日用陶器有鬲、豆、壶三类。丙类墓33座,基本组合为铜鼎、豆、壶、舟、盘、匱。绝大部分墓葬出有日用陶器,有鬲、豆、壶、罐、三足钵。

本阶段的铜礼器大多延续了其原有的发展轨迹,部分器物出现新的类型,如鬲形鼎、长颈圆壶等,而新出现的盛食器铜豆则代替了上一阶段流行的铜敦,成为铜礼器组合中不可或缺的一类。另外,从该阶段末段开始出现仿铜陶礼器。

本阶段依然多见北方文化和楚文化的因素。临猗程村M1062出土1件多见于中国北方

地区的陶单耳罐,临猗程村M1072出土1件制作粗糙、通高6厘米的铜钺,陕县后川M2040、M2041各出土1件商至西周时期中国北方地区广为流行的釜内戈^[26]。来自楚文化的因素与此前相同,有楚式铜戈和环耳铜盘。另外,在陕县后川墓地中出现有较多刻纹铜器,包括铜匱、盘、匕,有学者提出这种刻纹铜器最早见于长江下游的吴国地区^[27],本地区出现的刻纹铜器很可能是来自吴文化的影响。

这一阶段的墓葬形制,除了此前流行的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另在侯马牛村古城南发现有2座洞室墓,其中60H4M25所出铜鼎、豆和陶鬲等器物均为晋南地区同时期流行的形制。虽然洞室墓不是晋南地区固有的传统,但由于目前发现数量过少,很难讨论这里出现洞室墓的真正背景或原因。同样该地区铜器墓葬中还出现较多弯曲较自然的仰身屈肢葬及侧身微屈肢葬,其所出器物亦多为晋南地区流行样式,有研究者认为这种葬式多见于洛阳、辉县、邢台地区^[28],在晋南地区出现这种屈肢葬很可能与这些地区间的人群流动有关。

第四阶段包含5期①段和5期②段,大致相当于战国中晚期。目前仅发现3座铜器墓葬,分别为闻喜邱家庄M10、万荣庙前61M1和侯马下平望73M1002。魏惠王六年(公元前364年)魏国都城由位于晋南地区的安邑(今山西夏县)东迁至大梁(今河南开封市区)^[29],同时战国中期秦国迅速崛起,不断东侵并最终占据了晋南地区和三门峡地区^[30],这应是本阶段铜器墓葬数量骤减的两个重要原因(附表五)。

本阶段发现的3座铜器墓葬,闻喜邱家庄M10被盗扰,墓葬形制、葬式及墓葬等级不详。另两座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口略大于底,墓向为北向,万荣庙前61M1为仰身直肢葬,侯马下平望73M1002葬式不详。两座墓葬均为丙类墓。随葬器物与第三阶段相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最主要的表现

是仿铜陶礼器的盛行，均成组出现，食器、酒器、水器俱全，数量及种类均较多。同时铜容器出土的种类、数量略有减少，组合不定，形制没有大的变化，纹饰上新出现花朵纹。

本阶段未见以往较多存在的北方文化因素和楚文化因素，可能与发现的墓葬过少有关，亦或许与魏国政治中心的转移而导致本地区与北方和楚地的交流减少有关。另外，战国中晚期秦文化日益强大并且入侵至本地区，但在晋文化铜器墓中并未发现秦文化因素，体现出本地区的晋国贵族对秦文化没有太多的认同性。

三

下文将通过考察在晋南地区铜器墓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各级别墓葬在墓室面积、棺椁重数、铜容器数量、车马器、青铜兵器、青铜工具、陶器等各个变量的变化，讨论各级别墓葬之间的差异程度及同一级别墓葬在不同阶段的纵向发展状况，并尝试在此基础上说明由此所反映的社会层次结构的变化。墓葬中各变量具有不同的单位和变异程度，如车马器的单位为件、最大值为145，而棺椁的单位为重、最大值仅为3，为了使这些具有不同单位和变异程度的变量可以置于一张图表中，以使不同等级墓葬中各变量的差别以及同等级墓葬在不同阶段的变化趋势更直观地展现出来，本文对各变量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31]。墓葬中各变量的统计学信息见表一^[32]，不同阶段、不同类别墓葬各变量标准化值的比较见图一至图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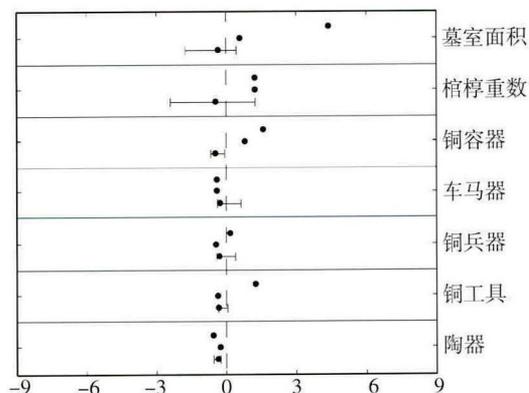
图一至图五中的横坐标为标准化数据的值。由标准化公式可知，若 $x = \bar{x}$ ，即某一变量值与该变量数据的平均值相等，则 $x' = 0$ ，即该变量的标准化值为0。因此图一至图五中横坐标0点处的纵线代表了各变量数据的平均值。纵坐标为各变量，同一变量内部由上至下分别代表甲、乙、丙三类墓葬，每一类墓葬的标准化数据由实心圆点

表一 晋南地区铜器墓葬统计学信息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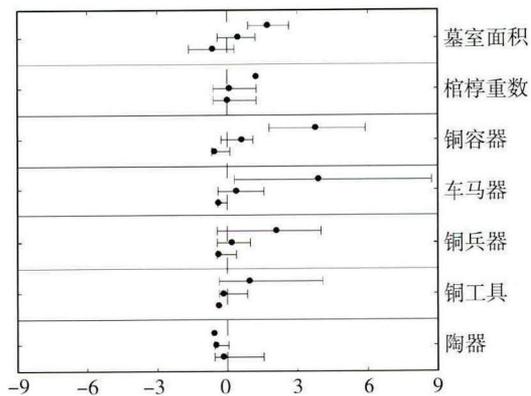
名称	样本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墓室面积	131	2.3	40.7	11.509	5.2365
棺椁重数	125	1.0	3.0	2.320	0.5477
铜容器	131	1.0	68.0	7.695	10.2394
车马器	131	0.0	145.0	6.099	15.8957
青铜兵器	131	0.0	42.0	2.100	4.9569
青铜工具	131	0.0	20.0	0.863	2.4892
陶器	131	0.0	30.0	1.824	3.3661

说明：表中统计的车马器、青铜兵器数量是指最小件（组）数。车马器中1衔与2镵为一组，1害与1辖为一组，兵器中1戈和1鏃为一组。如临猗程村M1001出有3件戈和2件鏃，14件铜衔和22件骨镵，3件辖和3件害，其最小件（组）数分别为3、14和3。另外，铜镞、锡盾等兵器以及盖弓帽、管络饰、节约、泡、合页等车马器不论数量多少均各计为1件（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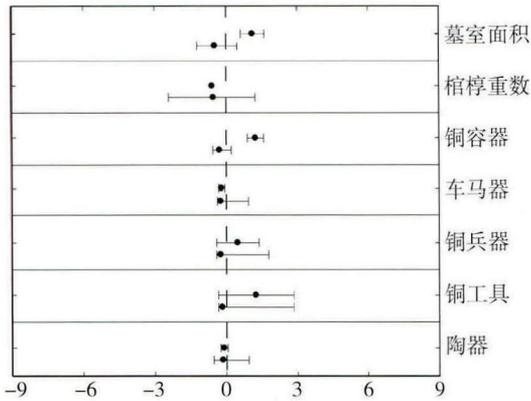
或加上左右两条短横线表示，实心圆点代表某一类别墓葬相应变量均值的标准化值，左右两条短横线分别代表同一变量中最小值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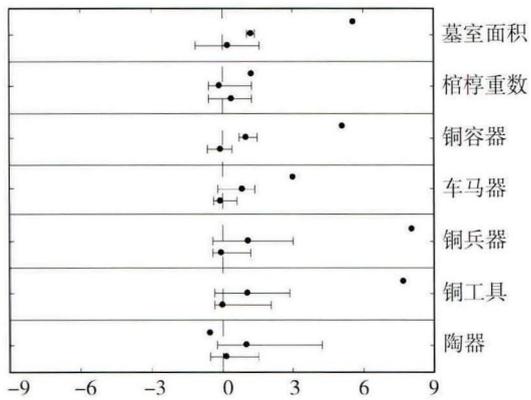
图一 第一阶段晋国墓葬比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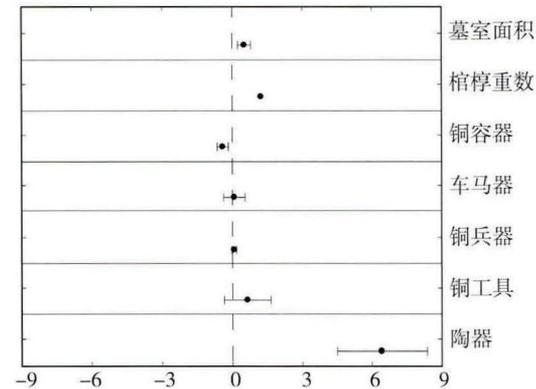
图二 第一阶段魏国墓葬比较图



图三 第二阶段墓葬比较图



图四 第三阶段墓葬比较图



图五 第四阶段墓葬比较图

最大值的标准化值。以第一阶段晋国丙类墓的墓室面积为例（见图一），全部墓葬墓室面积的均值为11.509，标准差为5.2365（见表一），第一阶段晋国丙类墓墓室面积的均值为9.8，其标准化值为 $(9.8 - 11.509) / 5.2365 \approx -0.33$ ，因此其实心圆点对应的横坐标为-0.33。第一阶段晋国丙类墓墓室面

积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2.3和13.8，根据标准化公式可得出其标准化值分别为-1.76和0.44，因此其实心圆点左右两条短横线对应的横坐标分别为-1.76和0.44。

（一）第一阶段

1. 晋国墓葬。参与统计的墓葬共15座，甲类和乙类墓葬各1座，丙类墓13座。由图一可知，各级别墓葬在除车马器和陶器外的其他变量上大致呈依次递减的态势，尤其是墓室面积和铜容器数量差别明显，彼此无交叉。甲、乙两类墓葬中车马器数量较少的原因应是由于这两类墓葬都有车马坑附葬，从而不必在墓葬中随葬大量的车马器。各级别墓葬随葬的兵器和陶器数量均较少，表明兵器和陶器在当时并不具有表示身份地位的意义。另外，丙类墓只是在墓室面积和棺椁重数上略有分化，其他各变量数值较为集中，说明丙类墓葬的内部差别较小。整体上看，晋国各级别墓葬差别明显，尤其体现在墓室面积和铜容器数量上，而由丙类墓内部差别较小看，低等级贵族内部鲜有分化，从而可推测晋国的社会层次结构也比较稳定。

2. 虢国墓葬。参与统计的墓葬共39座，甲类墓葬4座，乙类墓葬8座，丙类墓葬27座。由图二可知，各级别墓葬在除陶器外的其他变量均依次递减，而陶器数量则依次递增，这体现出陶器与墓葬等级负相关的关系。虢国甲、乙类墓葬中车马器及兵器随葬数量明显多于晋国的同级别墓葬，其中部分甲类和乙类墓葬在附葬有车马坑的同时，亦随葬大量的车马器，这反映出虢国中高等级贵族对于随葬车马器和兵器的重视程度高于晋国。另外，虢国各级别墓葬的各变量数据值都接近甚至高于晋国，由此可推测虢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地位并不低于晋国。同时，虢国各级别墓葬内的变量数值分布较为分散，甲类墓葬尤为明显，并且同一变量中各级别墓葬之间的数据值亦多有交叉，这可能反映出虢国各等级贵族内部产生分化，同时各等

级间的差别不如晋国明确。

（二）第二阶段

参与统计的墓葬共37座，乙类墓两座，丙类墓35座。由图三可知，乙、丙两类墓葬在墓室面积、铜容器、兵器和工具上明显递减，尤其是墓室面积和铜容器数量差别明显，彼此无交叉。棺椁重数、车马器及陶器数量上，两者比较接近。丙类墓葬的车马器、兵器和工具的数值分布范围加大，出现了相对较大的极值，但是三个变量的平均值与上一阶段比基本不变，这一方面体现出丙类墓葬整体发展水平无大的变化，另一方面较大极值的出现可能反映出丙类人群的分化，部分人群由于军事或其他原因发展迅速，仅在墓室面积和铜容器数量上仍与乙类墓有较大差距。结合上文提到的此阶段乙类墓葬开始随葬以往仅在甲类墓葬中出现的乐器，可以推测此阶段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一些较大的变动。

（三）第三阶段

参与统计的墓葬共38座，甲类墓1座，乙类墓4座，丙类墓33座。由图四可知，各等级墓葬在除了棺椁重数和陶器外的其他变量上明显递减。总体上看，此阶段各变量的数据值相比之前有了明显的提升，各变量的均值都高于或接近“均值线”，这反映出铜器墓葬整体发展的趋势。其中甲类墓葬发展极为迅速，大部分变量明显高于乙、丙两类墓葬，使其与乙、丙两类墓葬的差距明显加大。乙类墓葬各变量值变化不大，丙类墓葬各变量有稳步提升，导致乙类墓葬和丙类墓葬之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丙类墓葬依然存在较明显的分化现象，绝大部分变量的极大值都超过或接近乙类墓葬的均值，尤其是墓室面积也开始超过了乙类墓葬。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乙、丙两类墓葬各变量数据差别缩小，但是两者仍存在一些本质区别，即乙类墓葬同甲类墓葬一样在随葬有成列的有盖铜鼎外，均另随葬有代表西周传统礼制的

立耳或附耳无盖铜鼎，并且随葬有乐器，而丙类墓葬只随葬有不成列的有盖铜鼎，不见无盖铜鼎，亦不见乐器。整体上说，本阶段铜器墓葬有了较明显的发展，同时人群分化现象也更加明显，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

（四）第四阶段

参与统计的墓葬仅2座，均为丙类墓。虽然墓葬数量过少，暂无法进行较深入的分析比较，但从图五中展现出的陶器随葬数量明显增多的情况看，至少可以推测本阶段低等级贵族人群对使用陶器随葬的观念出现了较大的转变。

另外，通过观察图一至图五各个变量的纵向发展情况，还可以得出以下推论。

1.本文所使用的墓葬分类方法，是基于用鼎状况和组合对墓葬进行分组后，再综合考虑相关各因素，其中各组墓葬的墓室面积和铜容器数量的均值是等级划分中比较重要的参考指标，因此图一至图五中反映出各阶段不同等级墓葬在墓室面积和铜容器数量上依次递减的现象，是这种等级分类必然的反映。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各等级墓葬在墓室面积和铜容器之间的差别十分显著，不仅仅体现在均值上，而且其数据分布的范围也几乎无交叉，由此可认为此二者在墓葬等级制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2.第一阶段的晋国和虢国墓葬中棺椁的数量大致依次递减，而到了第二和第三阶段，乙类墓棺椁重数的平均值已经低于丙类墓，可推测大概从第二阶段开始，棺椁重数不再具有表示身份等级的功能。

3.第一至第三发展阶段，各等级墓葬随葬的兵器和青铜工具数量稳步增加，前者很可能表明随着军事活动的增加，兵器在墓葬等级制度中的重要性也有所提升，后者则说明了这种具有实用性质的工具也逐渐受到重视。另外，车马器随葬的数量也逐步提升，但由于车马器随葬的数量可能与是否有车

马坑附葬有关,因此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因素。

4.甲类墓葬所代表的人群一直保持对陶器随葬的绝对否定态度,而乙类墓最初和丙类墓一样随葬有少量陶器,到了第三阶段,乙类墓陶器随葬数量明显增多并高于丙类墓,可见乙类墓和丙类墓所代表的人群并不排斥随葬陶器,甚至到了第三阶段,在乙类和丙类墓葬整体差距缩小的背景下,乙类墓人群试图通过随葬较多的陶器来加大与丙类墓葬的差别。

四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知,晋南地区的铜器墓葬在东周时期大体经历了以下的变化。

第一阶段,大体为春秋早期至春秋中期初,墓葬可分为晋国墓葬和虢国墓葬两组。两组墓葬均受到西周文化的强烈影响,器物的形制、组合多延续西周晚期的传统。晋国各级别墓葬差别明显,等级鲜明,遵守西周的器用制度,社会的阶层结构较稳定。而虢国不同级别墓葬之间的差别也较明显,但各社会阶层内部结构相对不稳定。

第二阶段,大体为春秋中期偏早至春秋晚期偏早。晋文化墓葬逐渐摆脱了西周文化束缚,器物组合及形制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同时原有的西周礼器制度开始松动,人群开始出现分化,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第三阶段,大体为春秋晚期中叶至战国早期。器物的组合及形制多延续上一阶段而继续发展,同时各等级墓葬在整体上都有了较为明显的提升。另外本阶段人群分化现象更加明显,社会阶层结构有了进一步的变化。

第四阶段,年代上大致相当于战国中晚期。由于魏国政治中心的转移及秦文化的入侵,本阶段晋文化铜器墓葬数量骤减,目前仅发现有3座,晋文化铜器墓葬走向衰落。

由于各阶段中不同等级墓葬在墓室面

积和铜容器数量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而墓室面积的大小与修建墓葬所付出的劳动力成正比,青铜容器主要为礼器,其数量的多少亦与墓主人的贵族身份相关,因此不同等级墓葬在墓室面积和铜容器数量上的差别,或许说明可以调动人力资源的权力与贵族身份,即政治因素是造成墓主人处于社会不同阶层的主要原因。

附记: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东周时期三晋地区与北方地区的文化互动”(2008JJD780113)的研究成果,该成果还得到“吉林大学‘985工程’项目”的资助。

注 释

- [1] a.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侯马工作站:《山西侯马上马村东周墓葬》,《考古》1963年第5期。
b.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侯马上马墓地发掘简报(1963~1986年)》,《文物》1989年第6期;《上马墓地》,文物出版社,1994年。
- [2]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侯马牛村古城南墓葬发掘报告》,见《晋都新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 [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山西侯马下平望两座东周墓》,《文物季刊》1993年第4期。
- [4]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一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1995年第7期。
- [5] a.张童心、张崇宁:《临猗县程村东周墓发掘简报》,《文物季刊》1993年第3期。
b.赵慧民、李百勤、李春喜:《山西临猗县程村两座东周墓》,《考古》1991年第11期。
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临猗程村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
- [6] a.朱华:《闻喜上郭村古墓群试掘》,见《三晋考古》第一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b.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76年闻喜上郭村周代墓葬清理记》、《闻喜县上郭村1989年发掘简报》,见《三晋考古》第一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 [7] 运城行署文化局、运城地区博物馆：《山西闻喜邱家庄战国墓葬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1期。
- [8] a. 杨富斗：《山西万荣县庙前村的战国墓》，《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2期；《山西万荣县庙前村东周墓地调查发掘简讯》，《考古》1963年第5期。
b.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万荣县庙前东周墓葬发掘收获》，见《三晋考古》第一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 [9] 王志敏、高胜才：《运城南相春秋墓清理简报》，《文物季刊》1990年第1期。
- [10]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邓林秀：《山西芮城东周墓》，《文物》1987年第12期。
- [1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新绛柳泉墓地调查、发掘报告》，见《晋都新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 [12] a.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岭虢国墓地》（黄河水库考古报告之三），科学出版社，1959年。
b.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99年；《上村岭虢国墓地M2006的清理》，《文物》1995年第1期；《三门峡虢国墓地M2010的清理》，《文物》2000年第12期；《三门峡虢国墓地M2013的发掘清理》，《文物》2000年第12期。
-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县东周秦汉墓》，科学出版社，1994年。
- [14] 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市盆景园8号战国墓》，《中原文物》2002年第1期。
- [15] 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西苑小区战国墓（M1）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2期。
- [16] 参见高崇文：《试论晋南地区东周铜器墓的分期与年代》，《文博》1992年第4期。其文中的晋南地区还包括了长治地区。由于长治地区在战国时期先后属于韩、赵，而该地区发现的东周时期墓葬在文化面貌上与运城、临汾地区的同时期墓葬存在一定的差别，因此，本文的研究没有包括长治地区。
- [17]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第1541~1653、1889~195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 [18] 文中首先根据用鼎状况及组合形式将中原地区东周铜器墓葬划分为九组，之后参考各组墓葬的墓室面积、铜容器数量和组合、棺椁重数、车马（器）随葬等诸多因素进行综合考量，进而将这九组墓葬划分为甲、乙、丙三类，分别代表铜器墓的高、中、低三个等级，这种分类的实质是基于用鼎制度的同时，综合考虑相关各因素的情况。详见滕铭予、张亮：《中原地区东周铜器墓分类新论》，《考古》2013年第2期。
- [19] 参见滕铭予：《丰镐地区西周墓葬的若干问题》，见《考古学文化论集（三）》，文物出版社，1993年。
- [20]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天马一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8期。
- [21] a. 郭物：《青铜钺在欧亚大陆的初传》，见《欧亚学刊》第1辑，中华书局，1999年。
b. 林沄：《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见《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文物出版社，1987年。
- [22] a. 滕铭予：《中国北方地区两周时期铜钺的再探讨——兼论秦文化中所见铜钺》，见《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科学出版社，2002年。
b. 朱永刚：《中国北方的管鋤斧》，《中原文物》2003年第2期。
- [23] 滕铭予、王春斌：《东周时期三晋地区的北方文化因素》，见《边疆考古研究》第10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
- [24] 井中伟：《中国早期青铜戈·戟研究》第164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
- [25] 同[17]，第1777~1798、2039~2058页。
- [26] 同[23]。
- [27] 刘建国：《春秋刻纹铜器初论》，《东南文化》1988年第5期。
- [28] 叶小燕：《中原地区战国墓初探》，《考古》1985年第2期。
- [29] 关于魏迁都大梁的年代问题，史籍记载中主要有四种说法：一为据《史记·魏世家》记载的魏惠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39年）说；一为据《史记·商君列传》司马贞《索隐》引《纪年》的魏惠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41年）说；一为据《史记·魏世家集解》引《汲冢纪年》的

魏惠王九年(公元前361年)说;一为据《水经注·渠水》引《竹书纪年》的魏惠王六年(公元前364年)说。目前学术界多认为魏惠王六年说可信,本文从之。

[30] 《史记·魏世家》记载,魏襄王“五年,秦败我龙贾军四万五千于雕阴,围我焦、曲沃。予秦河西之地。六年,与秦会应。秦取我汾阴、皮氏、焦……八年,秦归我焦、曲沃……十三年……秦取我曲沃、平周。”另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惠文王十三年“使张仪伐取陕,出其人与魏。”

[31] 本文所采用的标准化数据方法为标准差标准化法,即 $x' = (x - \bar{x})/s$, x 代表某一变量的原始数据, \bar{x} 代表该变量数据的平均值, s 代表该变量数据的标准差, x' 为标准化之后的数据,亦可以理解为以标准差作为衡量各变量中每个数据与该变量数据平均值的差的单位。对于不同变量而言,经过这样的处理,既清除了单位和变异程度的影响,又不会影响到原始数据的意义。

[32] 为了保证统计信息的准确,所有参与统计的墓葬均为未被盗掘的完整墓葬。

附表一 第一阶段晋南地区晋国铜器墓葬基本信息表

墓葬名称	期段	等级	青铜礼器	青铜明器	乐器	兵器	车马器(坑)	陶器	备注
曲沃北赵晋侯M93	1期①段	甲	鼎5、簋6、壶2、盘1、匜1、甗1	鼎1、簋1、盘1、爵1、解1、尊1、卣1、方彝1	√	√	√		
曲沃北赵晋侯M102	1期①段	乙	鼎3、簋4、壶1、盘1、匜1	鼎1、簋1、盃1、爵1、解1、方彝1			√	鬲1	
上马M4078	1期①段	丙	鼎3、盘1、匜1、簋2			√	√	鬲1	
闻喜上郭村89M28	1期①段	丙	鼎1						
上马61M14	1期②段	丙	带流鼎1					鬲1	
上马M1284	1期②段	丙	鼎3、盘1、匜1			√	√	鬲1	
上马M1287	1期②段	丙	鼎3、盘1、匜1			√	√	鬲1	
闻喜上郭村74M51	1期②段	丙	带流鼎1、盘1、匜1						
闻喜上郭村89M12	1期②段	丙	鼎1、盘1、匜1					鬲1	
闻喜上郭村89M13	1期②段	丙	带流鼎1						
闻喜上郭村89M2	1期②段	丙	带流鼎1					鬲1	
闻喜上郭村89M27	1期②段	丙	带流鼎1、罍1					鬲1	
闻喜上郭村89M33	1期②段	丙	带流鼎1、匜1、盆1					鬲1	
闻喜上郭村89M7	1期②段	丙	带流鼎1、六轮小铜车1					鬲1	
闻喜上郭村74M373	1期②段	丙	鼎1、盘1	簋1、匜1、舟1、壶1、甗1					
芮城M1	1期①段	不明	鼎2	鼎1、簋5、盃1、方壶2、盘1		√	√		被盗
闻喜上郭村74M49	1期①段	不明	方鼎1						被盗
闻喜上郭村75M1	1期①段	不明	鼎1	鼎1、方彝1、单耳杯1、盘1、盃1					被盗
闻喜上郭村74M57	1期②段	不明	带流鼎1、舟1、孟1	卣1					被盗
闻喜上郭村74M59	1期②段	不明	带流鼎1、孟1						被盗
闻喜上郭村89M9	1期②段	不明	带流鼎1					鬲1	被盗

附表二

第一阶段晋南地区虢国铜器墓葬基本信息表

墓葬名称	期段	等级	青铜礼器	青铜明器	乐器	兵器	车马器 (坑)	陶器	备注
上村岭M1052	1期①段	甲	鼎7、簋6、鬲6、方甗1、豆1、方壶2、盘1、小罐1	盃1	√	√	√		
上村岭M2001	1期①段	甲	鼎7、簋6、鬲8、甗1、簠2、盨4、铺2、方壶2、圆壶2、盘1、盃1	鼎3、簋3、盘3、盃2、爵3、解2、尊3、方彝3		√	√		
上村岭M2011	1期①段	甲	鼎7+2、簋8、鬲6+2、方甗1、铺1、圆壶2、方壶2、盆1、盘1、匜1		√	√	√		
上村岭M2012	1期①段	甲	鼎5、簋4、鬲8、方甗1、簠2、铺2、方壶2、盘1、盃1、匜1、小罐2	鼎6、簋6、盘6、盃5、匜1、爵4、解6、方彝5、觚1	√		√		
上村岭M1810	1期①段	乙	鼎5、簋4、鬲4、甗1、豆1、壶2、盘1	盃1		√	√		
上村岭M1820	1期①段	乙	鼎3、簋4、鬲2、甗1、豆1、簠2、壶2、罐1、小罐1、盘1、匜1						
上村岭M2006	1期①段	乙	鼎3、甗1、鬲4、盨2、簠1、圆壶2、盘1	盃1、爵1、解1、尊1、方彝1			√	鬲1、罐1	
上村岭M2010	1期①段	乙	鼎3+2、甗1、簋4、方壶2、盘1、匜1			√	√		
上村岭M2013	1期①段	乙	鼎3、簠2、盘1、匜1				√		
上村岭M1601	1期①段	丙	盘1、匜1						
上村岭M1612	1期①段	丙	鼎2						
上村岭M1631	1期①段	丙	鬲1						
上村岭M1634	1期①段	丙	鼎1			√		盆1、罐1、器盖1、豆4	
上村岭M1661	1期①段	丙	鼎1						
上村岭M1671	1期①段	丙	鼎1					盆1、罐1、豆2	
上村岭M1692	1期①段	丙	鼎1					盆1、罐1、豆1	
上村岭M1702	1期①段	丙	鼎1、盘1、匜1						
上村岭M1704	1期①段	丙	带流鼎1、鬲1、兽形豆1						
上村岭M1707	1期①段	丙	鼎1					罐2、豆2	
上村岭M1714	1期①段	丙	鼎1、盘1、匜1						
上村岭M1715	1期①段	丙	鼎2			√	√		
上村岭M1720	1期①段	丙	鼎1、豆1					罐1	
上村岭M1743	1期①段	丙	鼎1					器盖2、壶2、盘1	
上村岭M1744	1期①段	丙	鼎1、盘1						
上村岭M1753	1期①段	丙	鼎1						
上村岭M1819	1期①段	丙	鼎2					陶器盖	
上村岭M2016	1期①段	丙	鼎1	鼎1、簋1、盘1				鬲1、罐1	
上村岭M2017	1期①段	丙	鼎1、簋1	鼎1、簋1、盘1				鬲1、罐1	
上村岭M1705	1期②段	乙	鼎3、簋4、壶2、小罐1、盘1、匜1			√	√		
上村岭M1706	1期②段	乙	鼎5、鬲4、簋4、豆1、壶2、盘1、匜1			√	√		

墓葬名称	期段	等级	青铜礼器	青铜明器	乐器	兵器	车马器 (坑)	陶器	备注
上村岭M1721	1期②段	乙	鼎3、盘1、匜1			√	√		
上村岭M1620	1期②段	丙	鼎1						
上村岭M1651	1期②段	丙	鼎1					壶2、豆1、器盖2、陶器1	
上村岭M1657	1期②段	丙	鼎1						
上村岭M1701	1期②段	丙	鼎1、盘1、匜1						
上村岭M1708	1期②段	丙	鼎1						
上村岭M1711	1期②段	丙	鼎2、盘1、匜1			√	√		
上村岭M1761	1期②段	丙	鼎1、盘1、匜1						
上村岭M1762	1期②段	丙	鼎1					鬲1	
上村岭M1602	1期①段	不明	鼎3、鬲2、簋4、盘1、匜1			√	√		被盗
上村岭M1689	1期①段	不明	鼎4、盘2、匜1	簋5、盃1					被盗
上村岭M2008	1期①段	不明	鬲1、簋1、方壶1、方壶盖1、匜1	簋2、盘1、爵1、方彝2		√	√		被盗

附表三

第二阶段晋南地区铜器墓葬基本信息表

墓葬名称	期段	等级	青铜礼器	乐器	兵器	车马器 (坑)	陶器	备注
闻喜上郭村74M48	2期①段	丙	带流鼎1、舟1					
闻喜上郭村76M6	2期①段	丙	鼎1、盘1、匜1、舟1		√	√	鬲1	
闻喜上郭村76M4	2期①段	丙	鼎1、敦1、盘1、匜1、舟1				鬲1	
闻喜上郭村76M7	2期①段	丙	鼎1、敦1、盘1、扁壶1				鬲1	
闻喜上郭村89M3	2期①段	丙	舟1、盆1、勺1、匕1				鬲1	
闻喜上郭村76M17	2期②段	丙	鼎1、敦1、舟1		√	√	鬲1	
临猗程村M0019	2期②段	丙	鼎1、敦1				鬲1、罐1	
临猗程村M0020	2期②段	丙	鼎3、敦2、舟1					
临猗程村M0021	2期②段	丙	鼎1、敦1、舟1				鬲1	
临猗程村M1024	2期②段	丙	鼎1、敦1、盘1、匜1、舟1			√	鬲1	
临猗程村M1118	2期②段	丙	鼎1、簋1、舟1				罐1	
上马61M5	2期②段	丙	鼎3、敦1、盘1、匜1			√	鼎1	
上马61M11	2期②段	丙	鼎2、簋2、鬲2、盘1、舟1					
上马61M13	2期②段	乙	鼎7、釜2、方壶2、敦4、簋2、甗1、盘1、鬲2、匜1、舟1、钺1	√	√	√	鬲1	
上马M1010	2期②段	丙	鼎1、盘1、匜1、舟1、簋1、甗1		√	√	鬲1	
上马M1011	2期②段	丙	鼎1、敦1				鬲1	
上马M1013	2期②段	丙	鼎1、簋1、舟1		√	√	钵1	
上马M1015	2期②段	丙	鼎2、敦2、盘1、匜1、舟1			√	钵1	
上马M1027	2期②段	丙	鼎3、敦2、盘1、匜1、舟1、罐1					
上马M2148	2期②段	丙	鼎1、敦1、舟1		√	√	鬲1	
上马M4094	2期②段	丙	鼎1、舟鬻1		√	√	罐1	
万荣庙前62M1	2期③段	丙	鼎2、敦1、盘1、匜1、舟1				豆1、鬲1、豆盖1、壶1、盆1	
万荣庙前62M5	2期③段	丙	鼎1、敦1		√	√	罐1、壶1	
临猗程村M0003	2期③段	丙	鼎3、敦1、盘1、匜1、舟1、甗1		√	√	鬲1、壶1	

续附表三

墓葬名称	期段	等级	青铜礼器	乐器	兵器	车马器 (坑)	陶器	备注
临猗程村M0004	2期③段	丙	鼎2、簋1、盘1、匜1、舟1				鬲1、壶1	
临猗程村M1002	2期③段	乙	鼎5、敦2、盘1、匜1、舟2、方壶2、簋2、鉴2	√		√	壶2	
临猗程村M1023	2期③段	丙	鼎1、敦1、盘1、匜1、舟1			√	鬲1	
临猗程村M1059	2期③段	丙	鼎2、敦1、舟1		√	√	鬲1	
临猗程村M1064	2期③段	丙	鼎1、敦1、盘1、匜1、舟1			√	壶1、三足钵1	
临猗程村M1082	2期③段	丙	鼎1、敦1、敦盖1、盘1、匜1、舟1			√	罐1	
运城南相M1	2期③段	丙	鼎3、敦1、盘1、匜1、舟1、甗1		√	√	鬲1、罐1、 壶1	
运城南相M2	2期③段	丙	鼎1、敦1		√	√	鬲1	
上马M1006	2期③段	丙	鼎2、舟1、盘1、匜1、敦1				钵1、盖豆1	
上马M1026	2期③段	丙	鼎1、盘1、匜1、舟1、敦1			√	鬲1、壶1	
上马M2008	2期③段	丙	鼎3、盘1、匜1、舟1、敦2、甗1、镬1		√	√	钵1、壶2	
陕县后川M2056	2期③段	丙	鼎3、敦1、舟1、盘1、匜1		√	√	鬲1	
陕县后川M2061	2期③段	丙	鼎1、敦1、舟1、盘1、匜1					
临猗程村M0001	不清	不明	鼎4、簋1、鉴2、甗1	√	√	√	豆1	被盗
临猗程村M0002	不清	不明	鼎5、簋2、匜1、盘1		√	√		被盗
临猗程村M0022	2期②段	不明	鼎1、甗1、敦1			√	鬲1	被盗
临猗程村M1119	2期③段	不明	鼎1				鬲1	被盗
万荣庙前58M1	2期③段	不明	鼎5+2、高3、甗2、鉴2、舟2、簋1、 匜1、方壶1	√		√		被盗

附表四

第三阶段晋南地区铜器墓葬基本信息表

墓葬名称	期段	等级	青铜礼器	乐 器	兵 器	车马器 (坑)	仿铜陶 礼器	陶器	备注
临猗程村M1001	3期	乙	鼎5、豆2、壶2、盘1、匜1、簋1、 舟2、鉴2、甗1	√	√	√		鬲1、豆1	
上马M1004	3期	乙	鼎5、豆4、甗2、盘1、匜1、舟2	√		√		鬲1	
临猗程村M1062	3期	丙	鼎、豆1、舟1		√	√		鬲1、罐1、壶1	
临猗程村M1072	3期	丙	鼎3、豆1、盘1、匜1、舟1、甗1、 镬1		√	√		罐3、钵1、壶2	
临猗程村M1120	3期	丙	鼎1、敦1		√	√		鬲1	
侯马牛村古城南 60H4M6	3期	丙	鼎1、豆1、舟1		√	√			
侯马牛村古城南 60H4M27	3期	丙	鼎2、豆2、舟1、盘1			√		鬲1、壶1、豆2	
侯马牛村古城南 61H4M342	3期	丙	鼎1、豆2、舟1					鬲1、壶1、罐1	
上马M1002	3期	丙	鼎1、豆1、舟1					鬲1、壶1	
上马63H16M15	3期	丙	鼎3、豆2、壶2、甗1、盘1、匜1、舟2		√	√		罐1(丢失)	
上马M4006	3期	丙	鼎3、豆2、盘1、匜1、舟1		√	√		鬲1、壶1	
上马M4090	3期	丙	鼎2、豆2、盘2、匜1、舟1					鬲1、壶1	
陕县后川M2040	4期	甲	盖鼎5、鬲形鼎7、无盖鼎5、鼎钩10、 壶5、鬲3、甗1、豆10、簋2、敦2、舟2、 勺5、匕2、毕1、盘3、鉴4、匜2、畚箕1	√	√	√			
陕县后川M2041	4期	乙	鼎5、壶2、鬲2、甗1、豆6、簋2、 舟1、盘1、鉴2、匜1	√	√	√		壶2、豆14	
上马M5218	4期	乙	鼎5、豆2、壶2、盘1、甗1、鉴2、 簋2、鬲2	√	√	√		鬲1、壶2	

墓葬名称	期段	等级	青铜礼器	乐器	兵器	车马器 (坑)	仿铜陶 礼器	陶器	备注
临猗程村M1022	4期	丙	鼎2、豆2、盘1、匜1、舟1、甗1		√	√		鬲1、壶1、 豆座1	
临猗程村M1056	4期	丙	鼎3、豆1、盘1、匜1、舟1			√		罐1、壶2、豆1	
临猗程村M1057	4期	丙	鼎1、敦2、盘1、匜1、甗1		√	√		鬲1、壶2	
闻喜邱家庄M13	4期	丙	鼎2、盖豆2、舟1、盘1、匜1		√	√		壶3	
三门峡市盆景园8号战国墓	4期	丙	鼎1、豆2、壶2、匜1						
三门峡市西苑小区战国墓M1	4期	丙	鼎3、壶2、豆2、盘1、匜1			√		壶2	
陕县后川M2042	4期	丙	鼎3、壶2、豆2、舟1、匜1		√	√		鬲1	
陕县后川M2044	4期	丙	鼎1、豆2、盘1		√	√		壶2	
陕县后川M2047	4期	丙	鼎1、豆3、舟1、盘1、匜1		√	√		壶3	
陕县后川M2048	4期	丙	鼎2、壶1、鬲1、豆2、舟1、盘1、 釜1、匜1		√	√		壶1	
陕县后川M2060	4期	丙	鼎1、壶2、盘1、匜1		√	√			
陕县后川M2115	4期	丙	鼎3、壶2、豆2、舟1、盘1、匜1			√		鬲1	
陕县后川M2121	4期	丙	鼎3、壶2、豆2、盘1、匜1		√	√		鬲1	
陕县后川M2123	4期	丙	鬲形鼎1				鼎2、 壶2、 豆2、 盘1		
陕县后川M2124	4期	丙	鼎2、甗1、豆2、舟1、匕1、盘1、 匜1		√	√		鬲1	
陕县后川M2125	4期	丙	鼎2、壶2、豆2、舟1		√	√		壶1	
陕县后川M2132	4期	丙	鼎1、鬲形鼎1、甗1、豆2		√	√		鬲1	
陕县后川M2138	4期	丙	鼎3、壶2、豆2、敦1、虎器座1		√	√	鼎3、 壶2	豆2	
陕县后川M2142	4期	丙	鼎2、壶2、豆2、舟1、盘1、匜1			√		鬲1	
陕县后川M2144	4期	丙	鬲形鼎3、豆2、匕1、盘1、匜1			√		壶4、盘2	
陕县后川M2149	4期	丙	鼎3、壶2、豆2、舟1、盘1、匜1、			√		壶1	
陕县后川M2151	4期	丙	鼎2、豆2		√	√		罐1、鬲1、甗1	
陕县后川M2155	4期	丙	鼎2、豆2			√		罐1	
侯马牛村古城南60H4M25	3期	不明	鼎1、豆1					鬲1	被盗
新绛柳泉墓地M301	4期	甲	器耳2、兽足1、铺首1	√	√	√	壶5	豆2、盆1、拍2	被盗
新绛柳泉墓地M302	4期	甲	鼎足3、豆1、壶盖2、舟1、盘1、 釜3	√	√	√	鼎?	豆3, 瓷罐?	被盗
芮城M2	4期	不明	鼎2、盖豆2、壶2、盘1、甗1		√	√			被盗

附表五

第四阶段晋南地区铜器墓葬基本信息表

墓葬名称	期段	等级	青铜礼器	乐器	兵器	车马器 (坑)	仿铜陶礼器	陶器	备注
侯马下平望73M1002	5期②段	丙	鬲形鼎1		√		鼎5、豆6、壶6、匜1、 筒形器1	豆8、盘2、 鬲1	
万荣庙前61M1	5期②段	丙	鼎1、匜1、壶2、 敦1、釜1		√	√	鼎2、壶3、甗1、釜2、 盘1、舟1、筒形器1	盘1、豆4、 炭箕1	
闻喜邱家庄M10	5期①段	不明	壶2		√		鼎5、盖豆1、簋1、盘 1、匜1、簠形器1	罐1、豆3	被盗

(责任编辑 李学来)

本期要览

河南洛阳市新街口唐宋窑址的发掘 2012年1~3月,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隋唐洛阳外郭城洛北里坊遗址区范围内清理了12座窑址。窑室平面多为马蹄形,由操作坑、窑门、火膛、窑床、排烟系统等组成。据窑址的开口层位、打破关系及遗物形制,大致可分早、晚两期。早期窑址年代上限在唐代初期,下限不晚于唐开元十九年。晚期窑址年代在晚唐至北宋时期。

山西临汾市西赵村唐墓发掘简报 2013年11月至2014年1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对临汾西赵遗址进行发掘,清理了灰坑、墓葬等遗迹,其中出土墓志的三座唐墓(M2、M17、M45)出土遗物较多,主要有陶瓦当、陶俑、三彩器、鎏金铜器、铜镜、玻璃器等。特别是M2出土的玻璃器是首次在山西唐墓中发现,这为研究山西唐墓乃至全国唐墓提供了新的资料。

浙江象山县“小白礁I号”清代沉船2012年发掘简报 2012年5~7月,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浙江象山县“小白礁I号”沉船船体以上遗存进行了正式发掘。船体残长约20.35、宽约7.85米。船体构件主要有龙骨、肋骨、船底板、隔舱板、舱底垫板、桅座、流水孔和方形立柱等。出水遗物共计118件,以瓷器为主。沉船年代当在清代道光年间(1821~1850年)。

晋南地区东周时期铜器墓葬研究 晋南地区东周铜器墓随葬器物的组合及形制等方面呈现出的阶段性变化,以及墓葬面积、棺椁重数、铜容器数量、车马器、青铜兵器、青铜工具等的差异,显示出高、中、低等级铜器墓之间存在差别,以及这些墓葬在文化面貌和社会层次结构方面的变化。政治因素是造成墓主人处于社会不同阶层的主要原因。

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出土壁画制作材料及工艺研究 在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内的石墙底部地面上发现壁画残块近200块。石峁壁画由颜料层、白灰层和草拌泥层构成,所用颜料有铁红、铁黄、绿土和炭黑四种。石峁壁画在制作工艺和绘制技法上均与汉唐壁画较为相似,表明中国早期壁画的制作工艺至迟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已基本确立,后期壁画不过是继续沿用和丰富而已。